

在回忆中抚摸故年的温情

穆志强



家乡老枫树

近年，小城过年出现一些新的清规戒律，传统的年失去了特有的标识，一下子变得黯淡而无生机。除夕过后，时光荏苒，生活依旧，城市的脚步似乎走得更快，快得让你感觉不到年在身边，更体验不到正月里那种不紧不慢的自在和新春佳节醇厚的民俗韵味。

于是，不知不觉中，怅然之情油然而生，时常一个人在空旷的广场上徘徊，在寂静的小巷子里默默穿行，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看行色匆匆的人流。偶尔看见鸟儿从头顶上飞过，看见衣着光鲜的孩子们在放风筝，看见屋檐下闪闪烁烁的红灯。思绪便扎上翅膀，徜徉于故国的时空，一遍又一遍地放回往年，抚摸曾经拥有的激动、喜悦和温馨。

往年，在故乡，年味来得很早。进入腊月，当雪花飘落，北风一阵寒过一阵的时候，乡民们知道时令已到，一家家开始杀猪宰羊、宰鸭宰鹅，精心腌制过年的腊肉。一时间，左邻右舍，东村西庄，呼朋引伴地请到家中，“打猪宝”“打鹅宝”“喝羊汤”等简单而又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农家宴，成为乡亲们腊月里独有的娱乐，也是年前的演练和暖场，相互你宴我请，推杯换盏，看似有些懈怠和俗气，其实是五谷归仓后，劳动者的自我犒赏，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民身心的休整和放松，是对大有之年的庆祝，对丰收快感的自发享受。

当“腊八粥”喝过，小年夜饭吃过，除夕的日子越来越紧迫。年的前奏伴随着乡风、伴随着暖阳、伴随着皑皑白雪，一幕幕地上演，犹如一幅幅民俗风情画，又好似一台白露天的乡土情景剧，翻来覆去，你方唱罢我登场。磨豆腐、捞汤圆、炸绿豆圆子、蒸年糕、备炭炭、起鱼塘、做新衣裳、扎红灯笼、上年坟、买香蜡纸炮春联窗花等各项事宜紧锣密鼓地演绎着，不分长

幼，不论穷富，不选地域时空。蜿蜒蜿蜒的乡道上，每天车水马龙，人影绰绰，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家家户户把客厅和厨房的年货装满了，把房前屋后打扫干净了，把忙忙碌碌的心情放平稳了，风风火火的大年夜也就到了。

大年夜，故乡一年中最为隆重的日子。“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这天晚上，一切都打上了红色底。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柔和的灯光如满天闪亮的星星迷离乡村的夜，也折射出乡亲们对平安吉祥的祈愿。红红的春联散发着墨香，天地国亲师、福禄寿喜财等所有的祝福语跃然纸上。五彩缤纷的烟花毫无保留地冲

向高空，爆出一声声惊喜，也爆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清脆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十全十美的年夜饭纷纷端上餐桌，红通通亮堂堂的年以此进入高潮。

故乡的年夜饭有很多讲究，鸡鸭鱼、牛羊肉、豆腐、粉丝、鸡蛋糕、红枣、荸荠、花生、玉米、青菜、圆子等意味深长的佳肴可以上桌，预示着鸡鸭成群，牛羊满圈，年年有余，五谷丰登，金玉满堂，财源茂盛、步步高升、童言无忌、大吉大利、福气多多！每一道菜都有一番深意，一句祝福，一种对明天的期许。大年夜，厅堂之上明灯蜡烛、香烟袅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高堂桃熟三千岁，上苑梅开



张学梅

吕跃 摄

以赤壁路桥为对称轴的湖北岸，长约百米的绿化带，叫漯河湿地公园。这里，四季盎然，鸟鸣生动，是人们驻足入境，采菊东篱，放逐情怀的栖息地。

一个晴朗的秋冬日，夕阳，侧身俯首，丹红如斗。微风，凉而不冷。越过窑岗嘴大桥，徒步漯河湿地公园，宛如走进幽谧潜下的桃花源。走进去，别有一番洞天。绿草，依然如茵。小野花依然烂漫，天真，一副不觉严寒逼近的悠然自得。月季呢，更是高调喧哗，浓妆艳抹，像一个艳妆很美的花旦，唱完这一幕，就要卸妆归隐了。随手摘取一枝，别于发夹，企图以三分俏皮，和时较真。

其间，有一大片枇杷林。枇杷早已，用修行在一春一夏的道行，得道成仙。在人间，与美丽女子，结下情缘。枇杷树，有的早竣，秃顶。小枝上，还倔强地顶着一两朵小白花，像一副词牌《罗敷媚》，以决绝美艳的风骨，经营着惨淡的秋声。一副小家碧玉的倔强！我嗤嗤笑了，举镜拍下了她的婉约。

阔叶树多半落叶了，一片一片摘去自己的激动，在飞翔的过程中，渐渐平复情绪。让小心情，小喜悦，安全着陆。即使尚且未落的叶子，多有欲望，和飞翔的姿势，大有脱离束缚的向往，那些暂且纠结在枝头的欲望，即将在雪地里，绽放春的

九十春”“春夏秋冬行好运，东西南北遇贵人”“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红梅多结子，绿竹又生孙”“春风新燕子，秋月古梅花”等这些吉祥、喜庆、古雅的对联，挂在堂前，贴在门上，既表达人们对天地、父母、子孙和自然的尊重，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更是全家人新年的集体宣言。

故乡的大年夜，火塘里，火箱中，又粗又长的炭火烧得又红又旺，全家人饭后围在一起，拉家常、看电视、嗑瓜子、包饺子，各取所需，各由所想。年夜仿佛一张撒满芝麻的大饼，人们用惬意小心翼翼地烘烤，满屋舒心，满院喷香。年夜是一首诗，每一个人都抒情者，眼前的意象，心中的愿望，都可以在这个夜晚尽情地表达和舒张。年夜是一坛陈年的老酒，家家都在今晚开坛，香满东庄香西庄，醉倒黄昏醉黎明。

年夜之后，新年宛如新人在乡亲们百般恭敬和热忱中走进千家万户，正月的温情大幕也徐徐拉开。辞旧岁，拜大年，走亲戚，喝年酒，玩花灯，唱小戏，祭祖先，烧高香……多姿多彩的人生剧目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不同的人群中演出。每个人都是编剧，每个人都是导演，每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演员。新年里，祈求和祝愿，有的人装在心里，有的人捧在手上，有的人在眉宇间绽放。年味好似一锅热腾腾的鸡汤，炖在那儿，香味浓郁，喝在嘴里，回味无穷。

离开家乡三十多年，故土难忘，情思绵绵。自从从父母家故去以后，我的心便漂泊无依，家乡从此变成了故乡。“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浮生若梦，岁月如歌。故乡一个又一个温馨的年陪伴我长大，滋养我成熟。故年的欢欣已是我心中的暖阳，时时在回忆中触摸，颤抖的心弦深情弹奏出感动自己的相思音符！

满林黄叶雁声多

张学梅

吕跃 摄

乳芽。

俯身，拾起的，都是金子，或残缺的眺望。我不想在一片落叶的江湖里，浮光掠影。便和如影随形的白小狗乐乐，在如茵的草地上，追逐。戏闹。就一枚落叶，玩出蝴蝶的煽情。它偶而匍匐我面前，摇尾，调皮。偶尔，四脚朝天，扭动身軀，撒撒娇淘气。我努力挑逗它的欢喜，让它为寂寞的公园，添姿，添趣。

常青树，不哼不哈，腮边绿着，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从来不为岁月过往、年龄增长，而产生焦虑。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没有急吼吼的恐慌与愁容。绿毯如此松软，厚实。我坐下来，抬头看云，低头侍花，和一朵像我一样不起眼的小野菊，相视一笑，淡忘江湖繁杂。索性躺下来，枕着香花，枕着蓝天的倒影，对着树梢漏泄的夕阳，眯起眼，看雁阵，在头顶旋即盘旋，又旋即远征。或者闭上眼睛，放放心事……

几只长尾雀，有的在不远处，巡视，觅食；有的在冬青树或青藤上，跳跃，鸣叫，攀援。像儿时的我，攀上高枝，摘桃子，偷杏核。有时，纯粹是顽皮，或比赛爬树技艺。长大了，工作上，我反而失去了攀高枝的技巧。很多时候，不会八面玲珑，失却弹性，太过坚持原则，以为真理就是真理，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其实不然！

夕阳暖暖地照在长尾雀身上，羽毛格外秀亮。哦，阳光不是化妆师，咋就能美化万物呢？不是

是像石头，有嘴，却从不说话？因为，一张嘴，就有伤心。沉默，反而让人产生敬畏。我学着沉默，心底里，和它们，交换着腹语，交换着喜悦，交换着爱和敬重；如果定格成一幅画，我们都是美丽的景致。是啊，湿地公园不美是老漯河眼中的景致吗？白云，苍狗，蓝天，雁阵，燕雀欢悦，树木参差的倒影，以及这个季节斑斓的色彩，统统都是。微风过处河水波，老漯河的油彩画便生动起来。我站在河边的游客步道，小白狗小心翼翼，又偶尔翘起。我们才是主角！是我们给这幅画锦上添花！于是，我的美，不言而喻。

真不是自负。初春时节，我带上他，来咱们的湿地公园，观景，散步。在一株白花盛开的海棠树下，驻足，临视，抚摸。一朵朵小花啊，开得那么忘情，把春天开得暗自羞涩，窃窃欢喜。我无法敛情仰笑，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微露三分。

“只见唇红齿白，桃花脸，绿鬓朱颜柳叶眉”……他三分故意，七分调皮地吟诵起胡文焕《琼瑶记 桑下戏妻》来，我的脸一下羞得绯红，竟似站在海棠边的桃花，成了爱的暗喻。有那么一刻，微步轻移，足下生春……

此时，头上雁阵声声。它们可能难料前途惆怅，还是楚惊，但它们本身是诗，是梦，是远方。我不禁脱口而出：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

父 亲

张家政

是一算就错。在讲成份的那个年代，父亲虽是富农出身，也被办过学习班挨整过，但总被圩子里的贫农亲切地称呼着“老会计”。

父亲性格内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爱抽烟。槐树黄昏下，月光还未从门前那棵老槐树叶间倾洒下来的时候，父亲忙一天的农活，便会蹲在门前的石磨或坐在矮板凳上默默地抽着烟，一声不吱，望着远方，随风摇曳的芦苇花铅青色的天空下慢慢暗淡下来。他在想什么呢？也许什么也没想，直到母亲喊吃饭他再起身。

一次，在和我們叙家常中，父亲突然说：“万物之灵，人是最坏的！”现在想来，他的这句话也许与像他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有关吧。父亲虽然沉默，但性格也有暴躁的一面，尤其在农忙的紧要关口，我们因迟缓或懒惰，时间没少挨过他的骂，但更多的还是温情。记得一次栽秧的时候，我正在念初中，也许是成绩不好不想学了，父亲硬是拿着放牛鞭子把我从秧田里赶了上，说：“我叫你栽秧！我叫你栽秧！还不滚去念书！”

父亲最爱兴菜园。记得一次，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可能是个星期天的下午，一抹夕阳垂挂西天，草堆旁大公鸡的鸡冠更显鲜艳。我和父亲担着水桶，翻过栅栏和一道土墙，把离家不远的园子里的辣椒、番茄、韭菜、西红柿等各类蔬菜都浇了

生活是什么？在乡下的时光，生活就是锅瓢碗盏，柴米油盐，人间烟火。白天蓄水备柴，洗菜做饭；傍晚捧一杯绿茶，闲坐院中；夜间灯下读书，翻一翻乡村见闻记载内心。山乡光景，似我捧在掌心的这杯淡淡的清茶，在岁月之水的浸泡中，愈泡愈入味。

年将至，乡愁总是挂在眉梢，让人怀念。怀念一家人一起生活的时光，怀念烟熏肉、腌制鱼、地窖火、烤红薯，怀念面疙瘩炒米饭、米汤烫土灶锅巴。

于是，我匆忙中踏上归家之旅，归家的路和母亲的思念一样长。看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景色，心情越发激动。思念的风，吹拂着美好的回忆；逝去的光阴，推动着向往的未来。列车一路奔向往老宅。

回到家中安抚好母亲，便匆匆来到后厨，用两天的时间把厨房打扫干净，二十八晚上就吃到土灶烧的饭菜。

家乡习俗，大年前一天要炸一些圆子和鱼之美的食物，这可把我忙坏了。二十九早上我六点钟就起床，先蒸一锅红薯，另备盐萝卜丁、鱼块、肉丝、花生米等。找来筛子、簸箕，忙碌了一上午，中午吃过饭便开始炸圆子。

圆子和鱼是每家过年必备的食品，圆子象征着团圆，鱼象征着年年有余，还有豆腐，谐音是都富，象征着富有。这些菜不仅是接老上人（习俗，接先人回来过年）的主菜，也是大年午饭的主菜。大年这天不能吃虾，不吉利，会一年瞎混。

说到习俗与忌讳，想起小时候的一些趣事。那时过年忌讳多，大人在炸油时小孩不能乱说话，不然油会漫锅。记得一次奶奶在炸圆子，我和妹妹忍不住在奶奶身后看着，主要是那油的香味让人馋得掉口水。因生活条件差，到过年才会吃到圆子等食物。妹妹一看见油上面有好多泡沫，就多嘴说要漫锅了，结果油真的漫锅了。所以那几年快过年时，快嘴快手的妹妹总是少不了一顿饭打。这其实是奶奶生在封建社会，没上过学，油漫锅是因为油里的水分大，不是孩子说漫就漫的。

现在想起总觉得那时即使挨打也非常快乐，因为一家人几乎天天都能在一起，现在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忌讳了，但一家人很少能一起吃上一顿土灶铁锅烧的团圆饭。

今年大年中午，我们一家老少十多人团聚在一起，每个人的脸上都荡漾着幸福的笑容。餐桌上堆满各种菜肴，都是我精心炒制的。特别是我八旬老母亲，她笑着对我说：“女儿终于长大了，终于能让我安心了。”儿子天真地说：“姥姥，我妈妈都快五十的人了，早就长大了，我妈妈是最美丽娘。”我虽然瞪了儿子一眼，可还是乐得合不拢嘴，指了指母亲说：“你瞎说什么呀，天下第一厨娘在这边呢，你姥姥当年可是当地最美的厨娘。”

母亲年轻时是一位供销员，她上班时三餐，从不误一日三餐。我父亲是村支书，家里客人多，母亲每顿饭菜从不马虎。记得一天饭局中几位客人吃开心了，又是猜拳，又是喝酒，一位客人酒后敲着碗编了一段顺口溜：“酒后夸夸汪小张（我母亲姓张，汪是我父亲的姓），每顿饭菜做得香，府上门槛都踏破，人进人出来地乡，要论天下美丽娘，第一第二她来当……。”这段顺口溜编得很长，有些我都忘了。

中午的这顿饭在谈笑中过去了，看见全家人脸上灿烂的笑容，享受着自然和谐的氛围，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餐桌上，鸡鸭鱼肉尤其多，但那锅青菜豆腐，却是最受欢迎的。青菜是我母亲种的，经过霜打后，味道甜美细嫩。我们当地的豆腐虽然不像以前那样用小磨推，但工序大半是手工的，所以口感很是细腻，在城里很少能吃到这种菜了。

我想，作为母亲，总要为自己的儿女做出点榜样，总要为孩子留下你美丽的一面，让孩子从你的忙碌中体会到幸福和快乐，让他们懂得家庭的重要性，感受到家的温暖。生活，本是甜中有酸，笑中有泪，而此刻我只有种感受——幸福！

正月客人多，我每天围着锅台转悠，忙得不亦乐乎。十天的锅灶饭烧下来，我体验了生活的乐趣，提高了自己的厨艺，也找回了几时的感觉。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我做饭的乐趣不仅在于美食，更在于气氛，我在忙碌和美味中收获了天下女人最幸福的感觉。

锅瓢碗盏，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老家的泥巴地

倪 梅

老家的泥巴田
老家的泥巴地
还有老家的泥巴河
日夜滋养母亲栽的绿菜苗
父亲播种的玉芋香
还有不知名的野菜和青草

院子里的新把式
惊呆了四条腿的老黄牛
父亲这得心应手的好帮手
解放了为老牛扯草料小孩童
夕阳中的稻草垛
已成为孩童记忆中的画中人

老家的泥巴田
老家的泥巴地
还有老家的泥巴河
从绿油油的青到金灿灿的黄
四季流转
生机勃勃

神奇的泥巴地
有神奇的魔法
走得再远
离得再久
永远记得它

个儿子都考上了学校、参加了工作；我至今依然还记得十几年前父亲曾对我们说：“你们在外不要犯法，其他的事再难也不要怕，好在家里还有几担种呢。”他的意思是还能继续支持我们，老家还是我们牢固的大后方。

父亲是孤独的。尤其是在他老了又生病之后，他除了和二叔、四爹几个人打点小麻将之外，很少有其它爱好。或者偶而看一看戏剧片。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种地了。但菜园一直没有丢。门前他还种有一小块绿油油的油菜。每当暮春来临，金灿灿的油菜花依然扑鼻芳香。看着它们，父亲也会觉得心里踏实，并勾起对往事的某种回忆，会涌起对土地和庄稼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便又甩开膀子在园里挥汗辛勤地耕耘，与天地对话，看人世沧桑，抱子孙满堂。

又到盛夏，还是这个季节，我拿起了电话；话筒中传来父亲那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像是一缕春风在安慰我这颗永远牵挂的心。



六安市作家协会主办
中国·月亮湾作家村协办

本版责任编辑：宋金婷

老妈的辫子

郭敏

年前老妈出了一场异常凶险的车祸，整个人被车撞飞，在医院的ICU呆了近一个月才算是脱离生命危险，老爸瞬间从那个天天活跃在广场打拳舞剑的大爷变成一个萎靡不振的老头，每天除了泡在医生办公室和医生不停地询问病情，就是在病房外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干着急。也是好人有好报，老妈遇到了一位很好的医生，在医生的精湛医术和护理人员尽心护理下，老妈挺过了最艰难的也是最痛苦的阶段，转眼已经快三个月了。天气在渐渐地回暖，老妈在护士的搀扶下可以自己坐起来了，精神也一天天好起来。

每次我去送饭，都能听到老太太那标志性的笑声，护工大姐也很豪爽的性格，两人同吃同住居然生出了像是亲娘俩的情谊。嗯，简单地说，就是，老妈把我家除了银行卡的密码她不知道外，护工大姐掌握了我们家的所有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人口几何……所以当她再一次嚷着要洗头发了（因为头部有伤，所以一直没敢给老妈洗头，只简单擦拭），我说头上有伤不能见水。结果老太太硬气地说，不要你帮忙，我叫你大姐帮我洗，啥都指望不上你！说实话，躺了两三个月，头发散发的气味着实让人屏息，咨询医生说可以洗以后，乘着中午太阳不错，就和护工一起合作，帮她把头发好好清洗了一番。

洗净吹干后，发现老妈是年前赶时髦新烫的头，头发长得弯曲杂乱，发量又多，脑后结了老大一个毛球，怎么也梳不开，只能将就着在头顶梳一个胖乎乎的丸子，护工大姐羡慕地说，阿姨你这头发多美啊，恁妮儿头发也怪好来，又黑又直。这下打开老太太话匣子了，故事从她年轻时那两条美仑美奂的大辫子开始说起……

话说当年，俺娘凭着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编着两根长长的大辫子，说是村花一点不夸张。俺爹在老家的县城工作，俺娘和俺奶是小镇留守妇女，不过俺娘是有工作的，在当时挺红火的杂货商店里当售货员，放在今天，那是直播带货界的顶流啊，属于时尚的风向标。

有人说，太过容易得到的一般不会太珍惜，俺娘的头发就是例子，长得太快太长，辫子的长度据说快到小腿，村里演样板戏，扮演红头巾的李铁梅是另外一位大辫子姑娘，两个大辫子难免会有一较高下的意思，碍俺娘说，她的辫子更长更粗更黑更亮。虽然辫子很好看，可也是真的碍事，每天花费在辫子上的时间太多，加上我的出生，娘便萌生了剪短头发的念头。

第一次娘试探着和俺奶商量，结果可想而知被熊一头痛，不过这并没有浇灭俺娘心中的希望之火，不管不顾来到当时小镇上唯一的理发店，店里的大爷早就得到俺奶的指令，不敢帮俺娘剪头发，也不知俺娘当时那犟劲从哪儿生出来的，非要剪不可，好说歹说，就差给师傅立字据了，理发大爷只好给俺娘把大辫子剪成了齐肩的小辫子。

这傻姑娘估计走出理发店，倔劲消了，头脑也开始清醒了，越想越后悔，越想也越害怕。回家来俺奶一看就懵了，咋出门一会儿两根油汪汪的大辫子就变成小辫子了？气得俺奶吓唬俺娘，看小妮儿他爸回来怎么收拾你？当晚俺娘就做梦梦魇了，吓得哇哇叫，俺奶睡在隔壁，跑过来问咋的了？俺娘泪汪汪地说，我我我，梦见小妮儿他爸回来，拿鸡毛掸子要打我，我就顺着大桌子跑，吓哭了。俺奶哭笑不得，该！谁叫你不好听话！彻底清醒了的俺娘，明白后悔也没用了，剪了就剪了，又不是以后不长了，哼，何况，那辫子还卖了五块钱呢！

过几天，是镇上逢集的日子。俺娘兴冲冲地揣着卖辫子的5块钱赶集去了，先到镇上姑家臭美一下，不过同样被训斥乱剪头发，那个想得患失的心情早已不复存在，只有赶集的喜悦，扯一身鲜亮的衣料，再买点针头线脑，心满意足打道回府了。前脚刚进门，就听见俺爹说话声，顿时感觉那种恐惧又回来了。

后来呢？后来呢？我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兴奋之情和八卦之心。俺娘看了我一眼，瘪着嘴说，你爸这个老东西，最不是东西了，他倒是没打我也没骂我，就是阴阳怪气地讲：什么没时间梳头啊？不就是嫌弃大辫子土气，觉得小辫子洋气，你怎么不剪运动头啊？更洋气！（原话是：大辫子土，小辫子洋，运动头像流氓！）

听到这里，病房里已经是笑声一片，我也跟着笑着，可是笑着笑着突然想起来，从小到大，我顶着一头长毛，被那些熊孩子追着喊长发妹长发妹，每次打架总是输在辫子上，回头痛苦万分地要求剪短发，总被俺爹一顿打，好家伙！原来俺娘剪发逃过的那顿打，一直是我在顶着啊？

笑声中，隐约听见老爸和医生的对话，医生：“不用谢我，老太太是自己原来身体素质好，心态好，又积极配合治疗，才能恢复这么快。”老爸：“那是！我们在广场可是太极剑队的主力呢，我和你阿姨用的那可是正宗的龙泉雕雄宝剑。”



傅先治 摄